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六

明

莊烈帝

〔甲〕崇禎十七年

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

我大清

世祖章

皇帝順治元年

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於

甲申即禪仿前制欽賜我

即禪玉璫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禪被執始書明亡所以攝萬世之間編錄百家之私

而承奉其責直法戒而永著爲程春製禮惟自古史臣發

謹首登壇端用彰美自是以次編排恭敬遵

設表筆削洵非管顧之見所能仰測高深于萬一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于西安

自成僭稱王

自成

國號順改元永昌追

云

乙未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剿賊，許之。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決戰建泰家曲沃，富于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字見元，宜城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蜀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方劍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字保定，信陽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宜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尙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春謨之例乎？」明年正月，分主北奔，而繫以元亡。洪武元年，自順十一年正月為二年，至十八年，去正二年，自順十五年，起於庚元之年，示異於凡兵，別以實錄之，蓋私之善，以別之惡，示異也。家天者責必理，郡也其雖元政，即別以人言之，天已先貴之，而君臣以實錄之，下天非下天，亦悖而下一之下，理者也。」

之時亡而尊曰不可爲也然其誰之本明於朝元其書非一覽乃一偏見也。軍報之書於時之書為正統偏見也。軍報之書於時之書為正統偏見也。

敗歸

先是嘉靖五年自固州逃歸僑居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等吾以一寡婦人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生奉逆賊哉恐召所詔約曰有從貳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發賊招土司而

石砫者

至

此

其

敢

以

其

敢

以

其

敢

以

其

敢

以

其

敢

以

其

敢

以

其

敢

以

其

敢

以

其

敢

以

其

敢

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陷佛圖關

前九

時

四川

巡撫陳士奇

字平人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府王行儉

字貢行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諱

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

王進賢賦自漢中來奏

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甯殺吾無

害帝子賊怒遂害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

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

知府侯君招潁陽

必達俱死之

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

入北京後不知所終

巡撫蔡懋德

字公誠

昌黎人

本朝賜

諱

忠恪

等死之

中軍副將總兵應時

盛興

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永德等自刎官吏則有布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忠

字星伯

陝西人

孫康周

字魯侯

陝州人

人

淮志泰

陝州人

孫康周

字魯侯

陝州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甯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真定檄總督徐標

仍命崇禎十一年甲申大書歲在壬午

之年以順治七年降

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真定知府邱茂華與中軍謝加福害之以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下詔罪已。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

陳演罷。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蔚遼總督王永吉請移甯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貴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甯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甯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卽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本朝
魏忠武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縱火焚之，閨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甯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

此苟竄唐器自實我刑必元舶自師自
北不自於夫後書被執王明亦不陷京
高宗可立江福俟於江年下令光而遞
即日也而祭未嘗能設亡而追
如南書能設亡而追
天祚其例宋南書能設亡而追
而人命淫其例宋南書能設亡而追
非開心命淫其例宋南書能設亡而追
正不帝宋夕隅王夫神者而究開心命淫其例宋南書能設亡而追

喜遂長驅而東

守以統屬之用示萬世。成之主天命人之難非保祖留不書。不所留則憚臣所貽。而恃而有法可證。下焉庶幾朕意。通鑑本失。春秋大義。即此。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成。自成將至

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不知瓖已降賊。歃血要與共守。瓖布訛言謂巡

撫秦人將應賊。代王果疑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瓖開門迎降。自成殺

代王傳璿。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以頭觸階

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歎爲忠臣而去。分遣副使朱家仕董福要妾子女入井而已從人徐有鑑金壇人李植陝西人

至宣府。杜勳嶺玉鳴鶻郊迎三十里外。巡撫朱之

馮字榮三。大興人。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默無應者。之馮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

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同時死難者晉冀遼判夫敵秦淮生燒時中投繩死副使雷萬暉死騎獄總兵官董用

蔣德環罷。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于平臺諭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環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環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比罷之。德環移寓外城。舞荷都城踏得逃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號亦尋至。其部下爲賊內應。城遂陷。知府何復。同知郡宗元。御史全曉。峒及中官方正化。都官張羅。侯第。皆不屈死。建泰竟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玉。黃得功。俱爲伯。

即此悉大同益輯覽

卷一百六十六 明莊烈皇帝

又豈可終敗壞封疆時日寇氣半由其迫
責任刑除以衛乃以之會急捍衛則內
監視各邊而存乃以之會急捍衛則內
復乘城守陴則內過而存乃以之會急
亡當責任刑除以衛乃以之會急捍衛
外亡當責任刑除以衛乃以之會急捍
失當責任刑除以衛乃以之會急捍衛
亦半由其迫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李守鑠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輦重貨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輒被旬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十八}自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內，勸盛稱賊勢，請帝自爲計。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御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杜勣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縛之下城。勣顧謂曰：「吾

輩富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啓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

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子

周奎田宏遇父時復妃已卒第以劍研長平公主歎曰汝何故生我家

父諱西人紀田已貴卒紀

不得入。陛下在外舍，後期在廟。于自咸永定二王亦被執。若不屈，自成稱之宮中。尋封太子爲宋王，挾之西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絕而復活。至本朝順治二年，金前所選駙馬都領復尚故主。土田邸第給予有加。主哭泣遁趣皇后自盡。后卽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

華廟亭起皇后自盡后卽奉旨自經又研穀如嬌數人空日呻吟寒內城亦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

書宋企郊 外郎家居降賦員
乾州人以吏部員 承恩縕于側。李自成既笠縹衣，乘烏駒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尙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

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宮屏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

墓謹頌昌平州之士民奉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在赤馬山妃前卒葬此

則大學士范景文，文曰：文趙至宮門，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賤已掌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忠文思，賜歸。

尚書倪元璐，元潞即避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縊而絕。一門殉節者十三人。本朝賜號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邦華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三

據信譜作經命訓。自經死，本朝忌諱忠肅。

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城陽家彥向
死于民舍而

忠毅家彦字開美莆田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兆祥妻呂氏草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終本朝賜兆祥謚忠靖

草明陰真李
祥字允吉交河人兆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邦曜諱昭
阻我死遂仰藥而絕本朝賜號忠愍日：若知大義毋

人餘姚大理寺卿凌義渠。義渠問難以首觸柱流血破面乃取平生所藏書悉焚之曰誰被賊手汚也祖紳正笏向闕拜後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闕戶自經。本朝賤監忠介公

甫烏程人

太常少卿吳麟徵

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詐爲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

詞作書訣家人百經死

本朝賜謚忠肅

諱徵字聖生，遼陽人

右庶子周鳳翔

故等

累入而自成方彊御座，血縛至殿前，大哭

急從左掖門出，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哭

間，自經死

本朝賜謚文忠

鳳翔字儀伯，山陰人

右庶子周鳳翔

故等

印望聞再拜，自經，妻李氏、朱氏並先經死

本朝賜謚文肅

城印望聞再拜，自經，妻李氏、朱氏並先經死

本朝賜謚文肅

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墓蓋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唁曰：此吾鄉之賢狀元也

居鄉多厚德，何遭死？羅拜號泣而去

本朝賜謚文烈

理順字直祖，杞縣人

右庶子周鳳翔

故等

氏皆撫幼子，歎泣曰：我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紲引刀自剄，不殊傷，投繩而絕

欣然曰：是成吾志矣！移其屍于堂，按筆書于壁曰：日躋官輪，林院檢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虛乃自經

本朝賜謚文毅

耿氏字叔度，休甯人

右庶子周鳳翔

故等

字叔度，休甯人

太僕寺丞，佳眉矣疾，馳入都，賊子漁光書曰：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

亦辭母，策馬至玉華廳，時接升，從者持之下馬，旁見溫吐巨井，急躍入，喊，呼，欲出之，佳眉矣

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

本朝賜謚端愍

佳眉矣字孔嘉，永年人

給事中吳

甘來，未至之即相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繩死

本朝賜謚莊介

甘來字受和，江西新昌人

御史

王章，章與給事中光時爭守卓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俄頃，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

章字漢臣，武進人

陳良謨

良謨

兵

人時氏京師人

陳純德

辛命督學裁輔，因賊脅還都，及城陷，恸哭，作書別父

趙譏

譏罵賊被殺

部郎中成德

德聞帝崩，痛哭持頭酒，奔篤梓宮，割肉流血，賊刃背之，不爲動，焚畢，家有妹，年二

十餘，因家難，求嫁，德取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留養哭而視其絰，繼室霍氏請繼

死，亦投繩死。閹門死難

本朝賜謚介愍

純德字靜生，零陵人

右庶子周之茂

之不屈被害

之

黃麻人

吏部員外郎許直

直聞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爲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

黃麻人

字松如

吏部員外郎許直

書寄父賦絕命詩六章，閹戶自經死

本朝賜謚忠愍

直字魯若

如皋人

兵部員外郎金鉉

北向西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躍入死母章妻王弟詒

同日死本朝隱避忠潤號字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

員外郎甯永烈

晉太倉錄應城昭自經于官

中書宋天

顯

號自經天江寧人占籍順天之大興

司指揮姚成

城陷自經歲失實

字成始號人

知州馬象乾

居及子女五人並絕

其妻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

勳戚則宣城伯衛時春

七人皆赴井死時春孤六世孤

惠安伯張慶臻

郡城陷號召親黨謀敗實

新城侯王國興

母學和太后弟昇之子

新樂侯劉文炳

文炳以學純皇太后弟子環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善與大學生申基然布衣故

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第老不可俱燒請覆之憤然至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嫁

死耳外城陷文炳龍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脫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燒死家人共焚禮火烈不得入至後

間與叔祖俱投井死弟文曜守外城城破奔還聞文炳死所大嘆吸井旁曰左都督劉文曜同兄文炳軍

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關門死者四十二人而退然以匿濟國太夫人爲賊持燎終不肯離繩繩以死謂文

炳字淇塘號平人申基

駙馬都尉輩永固

郡城陷時公已薨未葬永固以資潤母子女五人皆

貞節號人

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

城陷作絕命

同時死

宮人魏氏延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爲計遂投河死張制問得死者一二百人又有宮人費

費懷利刃俟難醉斬其喉立死因自訖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師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斂之

越

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

世孫能七

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

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改官制

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檢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巡撫曰節度使其餘改者甚多

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槩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

用者下吏政府錄除
不用者錄掠取賣

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

謹錄遇馬世奇家人泣曰爲
不能爲若主今求死不得矣

拷掠責賊賂至灼肉折脰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

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諱吉日

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鬚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

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我

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武英殿

遂奔山西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成執

其父襄

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

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

親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東攻山海

關以別將從一片石

頭名在永平府
撫甯縣東北

越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

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

大略首領明崇禎帝
誠子流誠不時擬指

故卒仁義之師沈舟破釜晝不返族期必滅晚出民水火伯道使致貴
深爲喜慰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督爲摺王國驍可報身家可保

三桂復請速進兵遂

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柵

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

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關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擊白布爲識使

之先驅遂入關時賊衆皆多厯戰陳殊剽悍陳于關內自北山亘海

大軍布陳不能橫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陳尾伺其氣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陳既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

戰賊力鬪圍開復合戰良久大軍從三桂陳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電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爲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

京師

時牛金星居守潞降人往謁就門生禮甚恭金星曰此言方起誠君宜聞出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

乃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

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祿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

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

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

而使僞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爲後衛

自成勒諸壘悉取其金玉珠寶及出宮令取賊各執守城白鵲杖頭之不分貴賤皆號泣徒跣取而流血

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五月大軍定京師自成既西奔我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城門外

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殿廡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尋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賈曰：帝承神熹之後，惄然有爲。沈機審斷，剗除奸逆，選送天下，想謂治平治平，大勢已傾，積習頹弛，在廷則門戶紛紛，雖場則將驕卒惰，兵革四告，流寇蔓延，道至演繹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以五年明太祖之兵之逃亡即書元後，去其正統，大不統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定鼎燕京，雖南歸安江，亦即逾歲以復明，甲申以五月被執，明亡於乙酉，亦即五月而後被執。

明兵部尙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

神宗孫，顯恭王常洵長子。初封福王，崇禎十六年頤封。

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尙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淲

魏宗孫，繼之子

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

或迫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

廢，稽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中周鑣

金壇人

僉事雷縝祚

前見

力持其議

者，兵部侍郎呂大器

字鑑若，遜寧人

而右都御史張慎言

字金路，臨邑人

詹事姜曰廣

字治之，新嘉人

皆然之。移牒可法

大略言，福王偽序當立，而有七不可，金治酒不舉

可法遂還南京

前見

而

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

二世孫

、安南王雖已

被執，明亡於乙酉

而

西五月以

後本朝申以

定鼎燕京，亦即

逾歲

而

被執，明亡於乙酉

而

後本朝申以

定鼎燕京，亦即

逾歲

前明雖安而統以帝故已用明後十元不之未之也目不別例年順保正

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宏基等戶部尙書高宏圖字研文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可法不得已乃以福

王名告廟

時文武官俱集內省宅轉賈局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無恩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路動臣居史可法曰廣呵之子是革小成日值日喪

乙酉迎

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

在江寧縣西門外

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

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母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旣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人並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勳臣無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

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
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宏圖士英並爲大學
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
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爲吏部
尚書起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明京師陷方召葬義旅討賊求戮而福王立蓮起故官徐石麒爲右都御史莊烈帝令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郡十日而城陷至是

選召餘皆遷擢有差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史可法
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
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
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
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
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癸
卯士英卽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陞辭請以總兵劉肇
基字東鼎淮東人于永綏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字虎夫淮東人等隨征從之使防崇禎帝后遺

且驕切一色當所役之以行膺攻觀於湖誠具黃四鎮中
爾寡責一汗乘心爲鄧史同分城若殊身之勇得功猶惟
時之折聲背此憚其鋒可寇間高有殉氣放功猶惟
三萌其罪時變正素侵法賊而民傑足始蘿樸

終如始義燒燬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必默佑中興若不思遠略威斷不復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
山東河北軍民心開曉賢能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

府相
帶入

明分淮揚鳳廬爲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時議分江

北爲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
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
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
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
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廂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騤人襄城推官湯來

賀南豐人

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直以大義傑頗感悟爲做兵五里外城西北得

元勳落遇害人鄧

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

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
掘坎千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
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文檄
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于瓜洲傑又大喜可法乃開

命儀帖然無敢遽也。聽之不覺心安，知其末竟也。謂其良藥也。

府揚州

職方主事湯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高墮，令保江淮，乃渡江北歸。將軍王室、諸將歲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撫頌，擢大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玉爲甯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甯南伯，許功成世守

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

字謙石

便道督戰

事在是年正月

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

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

巡撫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正紀。

真玉所官名

盧鼎言開讀

如禮，諸將尙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

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

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

于

是諸將喟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

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爲侯，廕一子錦衣千戶，以

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

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

色，山谷爲肅，軍法用，兩人夾馬龍曰：

遇對昌平勤堵殿如雷聲，聞數里，諸將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玉，遺甚。

宜春人，字季通。

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爲屏蔽。

其五兵八十九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

然真玉自朱仙鎮之敗，積殺略甚，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真玉亦老且病，無出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爲應天安徽巡撫。

祁彪佳

字崇吉，新

兵部

江山人